

论：童：话：的：教：育：学：意：义

刘晓东

按通常的理解,童话是讲给小孩子们听的,都是些胡编乱造的东西。其实不然。胡编乱造的东西是不会为儿童所喜爱的。童话之所以为儿童所喜爱,是因为它合规律合目的地暗合了儿童与生俱来的集体无意识。

与神话一样,童话讲的是人类生存的永恒主题:善与恶、穷与富、强与弱、罪与罚……童话所提出的问题是世代代所有的人终有一天必须面对的人生问题:恐惧、死亡、不义、绝望、从童年进入成年、寻找伴侣、追寻生活的意义……童话具有丰富的意义和情感色彩,它们远比识字课本和有关“现实”的那些教材更为全面,更为丰富,也更为深刻。

弗洛伊德认为,成人将其担忧、内疚和愿望的实现梦中以象征的方式安全地表现出来。童话犹如梦一样,它帮助儿童宣泄不安、恐惧、仇恨等情感。例如,家中最小的孩子常感到被哥哥控制,于是他便希望自己能反过来支配别人。这些怨恨和欲望可以在有些传统童话中得到很好的表现。我们中国的民间流传着许多这样的童话。这些童话一般都这样开始,“从前有一个财主,他有三个儿子……”,人们都认为财主最小的儿子不聪明,没有本事,但他却善良、勤俭、勇敢,最终获得了成功,而哥哥们却由于自私、懒惰、怯懦,最后败坏了家业,后来是弟弟救助了他们……家中最小的孩子听到童话里的幸福结局,心里就会萌生出希望,希望将来有一天自己能比哥哥姐姐做出更好、更聪明、更勇敢的大事来。

童话中也往往具有邪恶的力量,它们是儿童内心“邪恶”冲动的投射,最终会被儿童“学好”的欲望所压倒。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莱姆说:“那些摒弃传统民间童话的人认为,如果在给孩子讲的故事里有怪物,这些怪物必须很友善;这些人忽视了孩子们最熟悉最担心的怪物,他们自己身内的怪物。这个怪物有时迫害他们。闭口不谈孩子身内的怪物,将它藏在无意识中,孩子就无法围绕它编织他从童话故事意象中知道的幻想。没有这些幻想,孩子就无法更好懂得他身内的怪物,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控制它。结果,孩子对自己的焦虑毫无办法,

远不如他听到过给这些焦虑以具体形状并显示如何战胜怪物方式的童话。如果我们害怕被吃掉的恐惧以巫婆的形式出现,我们可以通过将她放在火上烧死的方式摆脱恐惧。”^①现代家长不愿承认他们的孩子有诸如杀人或其它野蛮的欲望。这些家长认为,让孩子接触关于善和理性的故事,他们的孩子就可以成为善良与有理性的人。这种认识是大错特错的。贝特莱姆警告说,不让儿童接触有野蛮和残酷行为的童话故事,他们就无法宣泄他自己的可怕冲动。而听到童话里也有这些坏事,孩子便会发现他不是唯一想干这些坏事的人,从而产生一种解脱感。童话中的怪物和犯忌行为从负的方面使儿童感受到人性中的美德,尽管他同时也感受到自己幻想中的邪恶愿望。故事结局对妖魔鬼怪的惩罚,可以帮助儿童减轻内疚和懊悔心理,使他觉得他自身的邪恶冲动已被清除了。

贝特莱姆的这些思想让我联想到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做法。罗素的儿子在听到黑胡子(法国民间故事中连续杀了6个妻子的恶人)的故事后,坚持要玩黑胡子的游戏,并认为黑胡子的妻子不听话,杀死他们是活该的。他在游戏中还扮演了砍头的情景。罗素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他却容忍和理解儿子的这种游戏,乐观地认为这种游戏非但无害,反而有益,认为儿子长大后自然会自然地转向高尚的趣味中去。梭罗的《瓦尔登湖》中也有相似的思想。梭罗认为在种族历史和个人成长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完全的野性本能阶段;只有经历过低级阶段,才能进入高级阶段;只有领悟到过去的残忍,才会领略仁慈、善良、正义。^②可以看出,罗素、梭罗、贝特莱姆在这一问题上可以说不谋而合。

童话故事不只是可以宣泄负面的情感,而且还可以让儿童在无意识层面上深刻地习得人类智慧、社会习俗和种种美德。许多人格心理学家都曾分析过童话所具有的富含象征意义的主题。他们指出,虽然儿童不能有意地理解这些象征的意义,但这些象征地对铸造孩子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铸造他们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决心具

有重要的作用。埃里克·弗洛姆称民间故事和童话是“被成人遗忘的(童年时的)语言”,但仅仅是被意识所遗忘,因为童话所包含的民间智慧已深深植根于儿童的无意识之中,即使儿童后来长大成人,这些无意识中的内容依然会存在于心灵深处。

弗洛姆认为,童话以儿童可以理解的方式解释社会习俗,尽管儿童必须到长大以后才能完全理解这些习俗。弗洛姆认为小红帽的故事就具有这样的功能。故事开头,妈妈告诉小红帽要尊敬老人,并要她去看望她的祖母。但妈妈警告她不要误入森林,因为那样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森林里有狼,所以小红帽就按照妈妈的指示,沿着那条又直又窄的小路到祖母那里去。

弗洛姆解释说,这个童话除了合乎逻辑的解释外,它还含有另一层象征的意义。不管在什么地方讲述这个故事,有一件事从未改变过:孩子的红帽。红帽成了故事的重要部分,并且成了故事的名称。弗洛姆认为这不是偶然的。红帽代表成熟女性的颜色,经血标志着她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重要阶段。弗洛姆说,了解了这一象征,其它的象征意义就很易于理解了。一个13岁的女孩可能不再读这篇童话了,但她懂得遇到狼时会发生什么事。故事的结局是怎样的?事情发生在老祖母的房子,狼躺在床上催促小红帽走得更近些。无可否认,这是所有文学作品中最聪明地掩饰起来的诱骗场景。当然,在这紧要关头年轻的护林人来了,从引诱者的魔爪下救出了小红帽。通常情况下,护林人应当是一个合适的年轻人,不仅从恶棍手里救出女主人公,而且还会请求她同自己结婚。

这个童话以象征和隐喻的方式把人类生活中某些宝贵的价值以及可能出现的欺骗、践踏、侵犯行为告诉给儿童,并教给儿童对付类似的邪恶行为的办法。儿童在听或读童话时会在无意识层面上获得这些教益,这些教益将深深地埋在儿童的心灵深处。当遭遇到类似的情

景时,这些教益将会在无意识层面上自动地促使儿童如何反应,因而它们将会使儿童(甚至他长大成人以后)大受其益。这些无意识层面的教益还可能是在意识层面上产生自觉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认识的重要前提。《小红帽》这样的童话不仅对女童有益,而且对男童也同样发挥着有益的影响,它向男童传达了社会认可的关于异性交往的一些社会规范。

童话对儿童来说具有重要的发展价值,对教师和家长来说具有重要的教育学意义。童话与儿童的精神世界是非常契合的,我们应当为儿童多提供一些接触童话的机会。

事实上,儿童是非常喜爱童话的,我们成人可能都讲厌了,但是儿童却经常让我们重讲一些他们已经熟悉的童话,如果你讲错了一个细节或读错了一个字,那些小小孩就会忙着帮你矫正。他们就是以如此的热情重复体验着这些故事,将自己的爱恨情仇、焦虑、担忧、内疚、善良等等投射和融汇在童话中的生灵身上。童话帮助他们宣泄着情感,帮助他们习得智慧,也帮助他们看到希望。听过安徒生童话《丑小鸭》的儿童都知道:哪怕现在有多么丑陋,只要你是天鹅蛋,你总有一天会变成美丽的白天鹅。这样的信念给了孩子多少的美好憧憬,给了孩子多少的力量来面对成长中的困难、挫折、烦恼!

注:

①艾普丽尔·奥康内尔,文森特·奥康内尔著,高继海译:《人格变化与最佳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7页。

②亨利·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201页。

作者:南京师大教科院 副研究员 教育学博士
210097

(责任编辑 张章)

